

第七十二章 謀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通過言冰雲的敘述，範閑知道了當初的事情，是那個樣子的。

在慶國的三次北伐之後，戰家趁勢而起，建立了齊國，但那位開國皇帝在十二年前就不幸身亡，隻留下太後與當時才幾歲大的皇帝在空曠的皇宮之中。

慶國雖然停止了北上的步伐，但毒辣的陳萍萍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，暗中資助挑唆北齊上京裏的一些前朝王公與戰家的旁門貴族，最後終於形成了逼宮的勢態。眼看著太後與皇帝這對孤兒寡母馬上就要被造反派揪出宮來，此時，苦荷以戰清風大帥朋友的身份住進了皇宮裏。

其時三千兵馬圍宮而待，苦荷坐於大殿之前，後方是那對可憐兮兮的母子，還有一大批顛顛巍巍，拿著燭台掃雷的太監宮女。

麵對著無數的槍枝箭矢，苦荷一人坐在殿前，便沒有人再敢動手。

然後衛太後的親哥哥，如今的長寧侯從宮城一角的下水洞裏爬了出去，暗中聯絡了錦衣衛的沈重，糾結了一批忠於皇室的力量，重新殺回了宮城，如此才在險之又險的情形下，穩住了北齊上京的局勢。

事後，苦荷並未追究此事，太後也保持著沉默，那些妄圖逼宮的王公貴族們雖然當時無事，但日後自然沒有落個好下場。

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上看來，事實上太後如今還能安穩地坐在宮裏，憑借的，便是當時苦荷一人的聲望與深不可測的實力。

...

“苦荷很？啊。”範閑拍腿讚歎道：“一個人堵著千軍萬馬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。壯哉壯哉。”

言冰雲看看了他一眼，覺得對方說話實在有些粗俗，對於世人敬仰地四大宗師顯得有些不大尊敬：“苦荷身為四大宗師之一，超然世外。但如果他表了態，不論是誰，都要忌憚一二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：“那些逼宮的蠢貨，我就不信萬箭齊發，苦荷還能如何。”

“苦荷當時發了血誓，誰要是敢坐那龍椅，他就會殺了誰。”言冰雲忽然覺得院裏這位提司大人有些幼稚，“以苦荷的恐怖實力，在這北方的天下，當然是想殺誰自然就能殺誰。如果連命都保不住。前一刻屁股剛坐到龍椅上，下一刻腦袋與身體就分了家，這種皇帝有誰會願意去做？”

“大宗師？”範閑皺了眉頭。第一次感覺到這種已經超出了凡人範疇地存在，確實是件挺麻煩的事兒。

“怎麼？範大人年輕有為，連大宗師都不放在眼裏？”言冰雲冷漠地看了他一眼。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天下四大宗師他隻見過葉流雲一人。當時也隻覺得對方唱的散曲兒蠻好聽的，至於藉藉無名，但實際上與這四位大宗師同等格局的五竹叔...範閑從小和他一起長大。自然生不起激動的感覺。

“繼續說上京的事情吧。”範閑舉手示意，“如果太後聽苦荷的，而苦荷要肖恩死...”

言冰雲插話道：“大人為什麼如此確定苦荷希望肖恩死？”

“我有我的情報來源。”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海棠的事情，也沒有說神廟地秘密，繼續說道：“那麼上杉虎就必然倒向皇帝，集合帝黨所有的力量，才能將肖恩的老命保下來...言大人，您看看。我們能不能從這件事情當中謀取些好處？”

言冰雲搖搖頭，忽然間想到了一件事情，微笑說道：“其實論到實力，北齊方麵一向不弱，這四年裏，我也不知道看到多少...但是我相信，比起咱們慶國來說，北齊永遠不可能占據勝勢。”

範閑不清楚為什麼他會突然得出這個結論，有些疑惑。言冰雲極其快意地笑了起來：“隻看朝廷將肖恩送回北齊，這一年多時間，北齊太後與皇帝勉力維持地平衡與和平就要被迫打破，下官實在佩服...佩服朝廷裏謀劃這件事情的人物。”

謀劃肖恩歸國的人物，是長公主。範閑眼神寧靜，心裏卻在冷笑，說道：“沒有什麼好佩服的，要知道這樁買賣是以你為代價。”

“什麼意思？”言冰雲皺緊了眉頭。

範閑說道：“是長公主一手將你賣給了北齊朝廷，然後與上杉虎安排，將肖恩換回北齊...就算因為肖恩的事情，北齊朝廷有些風波，但你以為真會掀起多大地波濤？你不過是個貴人們操弄著的棋子，棋子便應該有棋子的自覺，像你這樣對於捏在自己腦袋上地手還感到佩服的人，我還真是看不明白。”

這些話說的有些刺人，範閑是刻意為之，他想在言冰雲的心中種下仇恨長公主的種子。不料言冰雲卻是麵色寧靜，就像沒有聽見一般，反而繼續籌劃道：“這件事情我們不能插手，肖恩的死活，既然讓苦荷都動了心，使團畢竟身在異國，是斷然沒有能力插手，也沒有必要插手。”

“我同意你的看法。”範閑看著他，“不過我還有一件事情，需要聽你的意見。”

範閑將前些天崔公子的事情講給言冰雲聽了，言冰雲麵色不變，問道：“大人想怎麼做？”

範閑沉默了半晌，但他既然已經開了頭，自然就會繼續說下去：“依照院子裏地意思，我們會逐漸縮減信陽方麵在北方所獲取的利益。”

“院子裏的意思？”言冰雲看著範閑的雙眼，輕聲說道：“聽說提司大人來年有可能掌管內庫。”

範閑就當沒有聽見這句話般微微笑著：“言大人被關了大半年，消息還很靈通。”

...

長久的沉默之後，言冰雲忽然說道：“這些事情和我說做什麼？”

“因為北方的路線你最熟悉，如果將來有需要收網的那一天...那麼從現在開始，我就必須開始盯緊了，而離開了言大人，我在北方根本沒有任何力量。”

言冰雲平靜說道：“範大人很看得起下官。”

“我從來不以為你隻是一個單純的病人。”範閑冷靜說道：“我相信言大人如果有這個意願的話，依然是能夠在北方呼風喚雨的人物。”

“我為什麼要幫你？”

“因為我是你的上司。”範閑的麵色漸漸寒冷了起來，“我不是請求你的幫助，是要求你的配合。”

言冰雲卻根本不吃這一套，冷笑道：“等提司大人真正接管監察院的那一天，我們再來說這個也不遲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，擺擺手道：“就知道玩這一套是不管用的。”他頓了頓後說道：“其實道理很簡單，長公主是我們共同的敵人，不僅僅是我需要你，想來，你也需要我。”

言冰雲沒有思考什麼，很淡然地點點頭，然後很直接地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必須說清楚，你的計劃從一開始就完全錯誤。”

“為什麼這樣講？”

“如果想要逐漸壓縮長公主從走私中獲取的利益，你就不應該找沈重。”

“沈重是錦衣衛鎮撫司的指揮使，一路北上，我不找他能找誰？”

言冰雲看著他的雙眼，說道：“沈重，長寧侯，這些都是太後的親信...他們與長公主的交易已經做了很多年了...如果你想另起爐灶，為什麼不去找那個年輕的皇帝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因為我不清楚那個皇帝的心思。”

“北齊皇帝是個很純潔的人，很容易激動的人。”言冰雲豎起一根手指，“純潔的激進派，是需要銀子的。”

範閑看著他，半晌後說道：“我信任你。”

“目前，我值得你信任。”言冰雲說道。

範閑心裏鬆了一口氣，拍著他的肩膀說道：“放心吧，雖然如今的世界是他們的，但終究是我們的。”說完這句話後，他就離開了房間，留下身後在回味這句古怪話語的言冰雲。

連著三天，使團方麵還在處理與北齊的外交事宜。正使範閑卻與言冰雲在房中密謀著，漸漸地言冰雲也不再遮掩什麼，將自己掌握的情報佐以分析，很明確地為範閑今後的行動確立了指尋思想。

一靜不如一動，信陽那方麵用拖字訣，太後那方麵也要用拖字訣，唯獨宮中，需要想辦法接觸一下。範閑曾經動過念頭，是不是應該去拜訪一下那位上杉大將，卻被言冰雲冷漠地阻止了。

言冰雲認為這些事情根本沒有必要去做，如果對方需要，自然會找上門來，範閑進入上京之後做的事情，以言冰雲的專業眼光看來，實在是一塌糊塗。

範閑沉默受教，知道這些事情，自己確實不如言冰雲。在閑談之餘，也曾經談過重新整合北方謀網的事情，但言冰雲明顯不放心他的能力，所以一直沒有鬆口，

一日用膳之後，範閑忽然開口說道：“那位沈大小姐很有能力，居然知道你藏在使團裏，又上門來了。”

言冰雲麵若寒冰，絕情如流雲，淡淡道：“通知沈重，他會處理自己女兒的事情。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真的很不理解這位年輕的官員，是怎樣磨礪出來如此冷漠絕情的心誌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